勸戒三錄

曽
24
ケ

口 9
24
5

曾口門 9
號 24
卷 5

光緒庚辰重鐫

勸戒三錄

勸戒近錄之刻成於癸卯冬季踰年而吳中遂有翻本板楮益精勸戒續錄之刻成於甲辰秋月近聞嶺西亦已有翻本不脛而走如是人情固不甚相遠哉今春在京中姚伯昂總憲惠示竹葉亭雜記夏間歸浦城徐樹人觀察由漳州封寄求福新書一帙黃璧菴刺史又雜錄西甌近事數十條皆義關勸懲爲前二錄所未載者喜之不勝因附益以近所聞見重爲詮次呈家大人鑒裁之甫得成書時知好中又續有錄寄者因亟定爲六卷如前書之數先付梓入題曰勸戒三錄以見余之撰

此書未有倦心其助余之成此書者亦未有倦心而從此爲四錄爲五錄皆當作如是觀矣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古人信不我欺也

道光乙巳臘月八日歙叔氏記於浦城之北東園

勸戒三錄目錄

第一卷

桐城張氏陰德　杭州許氏陰德
南昌萬氏陰德　方勤襄公
胡中丞　陳方伯
孫觀察　黃封翁
彭詠莪宗丞述二事　同然
嗣子起家　四美
江山巨族　某廉訪

某太守　冥中重苦節
不孝譴重　枉殺
關帝籤　滿招損

第二卷

漳州城隍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貧友報恩　神廟香火資
晉甯科甲　龍溪令
刑官宿孽　妄恣辱身
欠債　勸孝

孝鬼草　宿冤索命
釀金贖女　解砒毒方
負債爲驢　戒戲言
殺尼姑衖　救難巧報
鬼畏孝子　醫地
薛二　戒食鼈
鴉片　錢學士

第三卷

會場孽報　懇冤鬼

託生報德　見鬼
仙桃草治傷　殺業果報
汙衊人　食廩餼
孝媳　損人益已
効職冥中　科名前定
生日做功德　雷殛
柳州牧　黑巨川
頭脫　魔餐孽種
貞女奇遇　魂守金
妻祟薄倖　滕縣吏
諱不知　薛二

第四卷

書記爲僧　經懺不如施捨
鬼畏老儒　鬼乞伸寃
輪迴　忍辱解寃
鬼打墻　鬼訐陰私
陰惡墮犬報　羅氏雙節
怨鬼託生　財色

孝力　後身應誓
天誅　蝙蝠撞鐘
神批僞宜　鬼知節婦
李二夫婦　牛報恩
爲師惡報　一念解脫
延壽　褻經削祿
金太婆　高僧奪舍
遷葬宜愼

第五卷

文闈犯鬼　陳天簡
楊啓元　踐墳慘報
犯淫　不敬天怨
楊蔡二封君　張封君
劉巡司　不孝罪不在大
淫報　汙辱佛門
雷震賣豚人　不孝極惡
厚殮禍　吳元長
惡念喪身　楊宗潮

不敬字迹二事　慢神
李寡婦　掇盜還債
陳茂才　吳天爵
歐甯黃氏　梁藝圃
葉大林　屠報
黃邦泰　葉煥金
灌陽兇案　懷集命案
黃壁菴迹六事

第六卷

宿孽　江西某
鬼妻索命　富貴舊家
廖王太夫人　林敬堂迹二事
陳霽庭迹二事　鬼訛詐
虐婢報　茶司報恩
倩軀託生　打銀匠
羅某　火葬
欺凌孤寡　公門陰德
婦友應酬　處州城隍

鬼攜掠　一念之差
劉武生　王四
王喜　悔過
厨役索命　鳥報
犬報　林梅友述二事
敬師　一生不破口
詰雷　婢報寃
高恒猷述二事　平陽二事
劉氏陰德

勸戒三錄卷第一

福州梁棻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桐城張氏陰德

桐城張息畊元宰與家大人壬戌同年同登館選家大人於壬戌秋奉諱歸里故同年中雖覿面多不相知迨乙丑入京散館始漸欵洽而於息畊尤契厚若素交嘗問息畊君家韋平濟美至今尚簪紱相承其先必有莫大之隱德息畊曰余家有竹立城君聞之乎余家先代某翁文端公之祖也嘗於雪夜見盜隱屋脊間憫其凍

以梯掖之下視之則鄰也携入書齋挈壺飧以食之並
贈數金遣之去初不令家人知也鄰感翁甚常思所以
報後夫婦以力耕置田五六畝一日往田間見富家子
與葬師詣一所相度良久曰佳哉此卿相城也問有何
驗葬師曰試揷竹其間竹越宿則萌矣鄰聞之歸述於
妻妻曰向者急於圖報張翁今其可矣鄰問其故妻曰
如是如是不亦可乎鄰諾之旦赴其地竹果萌乃去之
易以枯枝頃葬師復來訝其言之不應也爽然去鄰以
計買之而歸之翁翁曰不可貪天必厚禍鄰曰非公盛
德不足當此敦請不已乃受之而償其直後人遂呼此
穴爲竹立城云家大人曰堪輿之說不可不信君亦聞
吾鄉安溪李文貞公之事乎文貞公之父某翁爲某翰
林佃戶翰林延葬師卜地得一穴曰此必出三公也築
將半有某葬師阻之不果築前葬師恚甚時已薄暮立
辭去本與李翁素識遂借宿其家具以讒告李敬奉之
乃問君父母歸土乎李辭以未曰然則盍求某翰林棄
地葬之乎我爲君乞之明日以狀呈某翰林某翰林正
欲徵驗其地許之葬師喜爲諏日卜葬事畢將行告李

曰三年後我必來覆視也後李耕倍獲家業漸裕某翰林異之召後葬師問故對曰禍本未成如於墓旁環以河禍將立至某翰林即鑿河以試其言河成而文貞公生矣一日前葬師至李以鑿河告曰福萃於茲矣忽聞內室呱聲曰君得丈夫子乎請出視之方額直準葬師曰此一座台星也恐彼葬師知之當遠徙毋速禍乃合族遷居某翰林知之命他佃護其墓文貞公年十二隨父歸省墓德葉翰林往謝之翰林驚曰何來此兒是他日公輔器也遂留於家延明師訓之此亦安溪相公家發祥之故事也息耕爲之嗟嘆時座中有江右同年某方以葬事與族鄰爭控不已聞兩人縱談乃慨然曰吾鄉諺云福地福人來何爭之有余本擬歇館後急乞假回家了此事今不復爾矣衆叩之亦莫詳其顛委云

杭州許氏陰德

錢塘許渟生尚書家四世科第每屆鄉會試支屬臺從必有人登科第者相傳其封翁樂亭先生爲申辨老手即渟生尚書之曾祖也初就幕於陝甘兩省後督部方恪敏公以厚幣延之公辦事精敏時平涼慶陽數府人

饑。臥礎相屬。封翁聞而憫之。私具一習稿。請公入 告
並請發帑銀二十萬兩。賑濟平涼等府饑民。運之數日。
摺尚未發。封翁即襆被辭館。公親至問故曰。待先生並
無敢慢。今忽然辭館。想爲請帑二十萬之摺。遲疑未發
耶。封翁曰。此摺果發。必不辭館。公諾之。即日摺發。去後
公意終惴惴。謂所請過多。恐不能邀准。一月後奉回
硃批。乃大喜 嘉獎。並以二十萬兩。恐尚不敷。加賑二
十萬兩。公大喜過望。即詣封翁謝過。於是平涼等府。數
十萬生靈得免轉於溝壑矣。不數年。封翁之喆嗣即領

鄉薦。又孫學范學曾均援踵成進士。迨乃字排行益復
昌盛。人謂許氏陰宅甚佳。詎知封翁之功德。曾活數十
萬生靈之所致哉。戴君槐谷爲許氏姻親。所述如此。當
得其實也。

南昌萬氏陰德

家大人官河南監司時。南昌萬氏兄弟。如廉山、承紹淵
北、承紫皆本轄廳官。往來最熟。稔聞其家門閥盛。詢厥
由來。則皆其尊人梅皐先生之世澤也。先生名廷蕭字
梅皐。乾隆壬申鄉會聯捷進士。由庶常改知縣。授直隸

懷柔縣調宛平縣、擢通州牧。以宋路鹽事牽涉罷官。抵
罪者甚衆。案獄者日事刑求。衆皆不知所措。先生獨惻
然以一身任之。一年獄成。擬大辟。餘官皆得免。未幾、
朝廷亦微知其非罪也。戊子秋、蠲蒙 恩免勾丁。酉春
鑾馭東巡。過通州、見堞墉屹然。一問此城工何人承辦
大吏以前任州牧萬玉闌對。遽蒙 恩旨緩決。壬寅年
忽奏
特旨出獄計繫保陽獄者十六年矣。時同案各官皆已
旋里。各出厚資來助歸計者。不約而同。先生悉卻之。御之

歸里後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年。至嘉慶丁卯壽終。享年
八十有九。梁山舟先生爲集元遺山詩句作輓聯云。千
丈氣豪天也妒。一生詩在事堪傳。有計樹園詩存行世。
令先生之幼子承絳以道光甲辰進士官山西知縣。先
生之孫啓幽以嘉慶己巳進士歷官御史。啓封以嘉慶
癸酉副舉人官浙江知縣。曾孫立錦又中道光庚子舉
人。目下孫曾不下百餘人。嗚呼盛矣。

方勤襄公

吾閩臺灣林爽文之亂。福節相康安來平之。隨帶軍機

章京二員。一爲方葆巖。維甸一爲范叔度。鑾節相倚之若左右手。命方專司訊鞫。范專司文奏。收復諸羅日。在番山中搜出逆民千餘人。節相欲盡寘之法。姑付方訊錄供詞。方逐名細加研鞫。則皆被脅從者。欲併釋之。節相不可。方持之益力。後竟得盡活。此後搜山所得。悉仿此辦理。所全殊多。時論謂方之功德甚大。宜有報。後果歷封圻。終於直隸督任。謚勤襄。家大人曰。葆巖兩世爲直隸總督。其父恪敏公。積厚流光。嘗以片言釋保定瘋民犯　蹕之案。最著人口。事詳前錄。又聞姚姬傳述公五十外。尚未有子。撫浙時。使人於金陵買一女子。公之女兄送之至杭。擇日將納矣。公偶至女兄所。見詩册有相知名。問知此女携其祖父作也。公曰。吾少時與此女祖以詩相知。安得納其孫女乎。即還其家。助資嫁之。時公年六十一矣。是年室中吳太夫人。即生葆巖。今復爲尚書總督繼公後。嗚呼。此恪敏公之隱德。人鮮知者。聞勤襄公嘗言家門鼎盛。乃皆不由翰林出身爲憾。今公子傳穆。已由詞林出守。洊擢監司矣。

胡中丞

鄱陽胡果泉克家先生爲家大人乙卯會試薦卷師相待極好初擬據發吾閩道府相訂同出京謂有還鄉省親之樂也旋放廣東惠潮嘉道乃命家大人留京夏課不必出京在刑部以仁恕爲主不肯稍涉私心得觀察謝恩之日夜起尚早坐而假寐見一青衣來請入署胡曰頃當進內不能去青衣曰去來不悞因命駕輿答言已備不覺出門登車疾驟而去過一門黑如漆而有光再進則光明綠瓦大殿矣入則中坐者三見其來皆起而揖先生上前揖畢階下跪一人兩臀潰爛上坐者曰此人當暑應緩杖控言未緩而決因傷潰死是下胡答以杖罪係某照例審斷決則某已病假不知也遂檢查册子其時果在假中又一人捧首而前言罪當緩決誤入情實胡答以斬緩係我所定情實則堂官所改于是上坐者乃命設坐好語勉慰之既出仍登車而出路遇舊吏某乃數日前死者輿前叩首稱某母老家貧不能歸書室字紙簍亂紙堆中有銀三十兩乞檢付其家人又某吏曾用銀三百兩以相贈故無祭無利今將不還求飭其速行歸結時先生忽恍遽搖悞矣寅曰有

人已爲奏請病假。無慮也。先生乃醒。次日自至吏家。問紙箋檢之。果得銀三十兩。更召某吏至。語以故。某吏大驚。不數日。即將前項箋還。貞寅曰。不可欺。非先生之仁心爲質。亦不能整暇周至若斯也。先生由外臺歷閣府院中。每爲人述前事如此。

陳方伯

江西德化陳東浦方伯。奉茲初以進士爲四川知縣。金川作亂。大兵過境。上憲多委以差。公十處局。及修葺兵興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間。瀕危者屢。同僚亦不之恤。上憲更不垂憐也。有三雜土司者。地邊進攻金川之孔道。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疑且伐之。朗門相拒。將校大譁。謂三雜畔矣。宜先攻破之。公疾行告將軍曰。三雜非畔。未知國家意旨。請以單騎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數語間。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謝。且奉軍過甚謹。後得 詔。加封賢順。卓爾碼謂惟公能活我。又予我以榮也。至今鑄像事之。公在蜀中二十七年。至是以軍功洊擢至江蘇布政使。

孫觀察

孫伯淵先生星衍耿介自持不隨流俗以一甲進士授編修時和珅當國一時英俊多屈收門下公硜硜自守獨不相往來和銜之公散館試厲志賦用史記鼂鼂如畏語和指爲別字抑置二等以部員改用故事一甲進士散部或奏請留館時和方掌院事欲公至面商公卒不往曰吾甯可得上所改官不受人惠也又由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前此吾閩吳文煥有成案或謂君但往一見即可仿辦公曰主事終擢員外何必汲汲求人自是編修改主事遂

爲成例補刑部直隸司主事時領部務相國阿文成公大司寇胡莊敏公皆刮目相待派入總辦秋審處同人皆目君爲書獃不相浹洽惟同年張鞠園祥雲素與公以古學相切劘既同官相得而議獄多齟齬鞠園主精明公主仁恕往往依古義以求平多所全活爲長貳所愛敬久之同人亦漸無後言是年伊墨卿先生新入部其尊人雲林光祿飭之曰治獄最難吾願汝法伯淵可耳公自改官後僅六年即由京察出爲兗沂曹道權臬事七越月平反至數十百條活死罪誣服者十餘案亦

不以之罪縣官。曰縣官豈能盡明刑律。皆慕僚誤之也。解組後。僑寓白門。專以揄揚後進爲事。座客恒滿。人目爲陳太邱。嘗與人論一前輩云。彼之不愛才。畢竟自家才識有限耳。時服爲名言。近相傳其身後主管栖霞山。聰明正直。宜其爲神。可以理信之矣。

黃封翁

嘉善黃南薰封翁。凱鈞。壽高太守之父也。少攻帖括。甫冠而孤。度不能自存。乃棄去課治農畝。今友漁齋詩集有詠農器詩十餘首。每首一器。並詳爲之注。使不耕而食者讀之。可以知農功辛苦。稼穡艱難焉。嘉慶甲子。浙西大水。禾稼淹沒。米價驟騰。縣官行平糶政。衆多避匿。翁獨以身倡。大暑烈日。持蓋步行。拨戶之上下。罔有漏失。所全活甚多。嘗以屋旁隙地假人。後久假不歸。且反賃焉。翁笑置不問。又買鄰人之屋。而其屋先已賃人爲店。翁慮其他徙失利。乘立券而毀之。讓爲店者。其好行其德如此。未幾。壽丐入翰林。掌文柄。歷郡守。里人以爲封翁仁厚之報云。

彭詠莪宗丞述二事

彭詠莪宗丞云。吳中鄉飲大賓彭惕齋諱正乾者。之庭尚書之封翁也。嘗因造屋。聞有礙東鄰風水。命匠人斷柱木各短三尺。其屋甚卑。不稱巨室。里中人稱其盛德。後膺一品封。夫婦皆躋上壽。閱數十年。而東鄰之屋盡入於彭。爲其子孫所分居矣。　又云吳中朱廣文應潮之父名宏基者。居楓橋貿易。嘗有偷兒入其室。視之則鄰舍某也。其人懼執。跪而求免。朱出白金十兩給之。曰。持此自覓生計。毋再作賊也。其人竟改惡從善。朱亦終不言其姓名。後應潮於乾隆乙卯試順天鄉闈。房官已擲其卷矣。恍惚夢一人云。請再看。房官覺勉强覆看。仍不愜意。擲卷就寢。忽有人推其牀曰。起起再看。即驚醒。隨取卷加圈。次日呈薦主司。即取中。後官桐城教諭。

回煞

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云。凡人死後。有回煞之說。北方謂之出殃。聞友人常雲麾言。地安門外某家有新死者。延陰陽生檢出殃日。生檢查告以期。且曰。此殃大異。于尋常。必爲大厲。合家徙避。仍恐不免干祟。唯有某鴉番烏克神。即看街兵之稱。胆大能敵。當邀至家以禦之。其家甚

恐至日奔訪某鵝番烏克神邀之酒食食畢告以故某亦素負其胆不肯辭至夜聞棺蓋作聲視之則蓋已離開棺中人欲起奏急躍棺上力按之相持竟夜聞鷄鳴棺中人始帖然某仍合其棺及其家人至問夜來情景某不言但以無事答之而歸其家乃以無事告陰陽生生愕然曰吾前檢日悞矣其實殃之歸正在今日耳然其厲不可言狀矣欲御之仍非某不可其家復至某處求其再來某心欲卻而恐失胆大名欲去恐力不敵姑應之而心自疑慮偶至街前見一測字者卒然問曰爾有何心事當告我可爲籌之某怪其無因而先知乃告之故測字者曰鬼甚厲爾將不敵我有爆竹三枚相贈但至事急時放一枚三放可無事矣然不可在屋中當登屋以俟某至如測字者所指及夜半棺蓋裂聲甚猛果不似前夜蓋方裂而尸已出四望無人即出院中復四望見某在屋上躍而登將及矣某放一炮應聲而倒少頃復起如是者三炮盡而鷄鳴尸不復起矣其家人至備悉其狀舁尸復殯往告陰陽生生已暴死身若火燃者硝磺氣猶未散也其人大駭後詢知此生素恨某

欲因此殺之。且以神其術也。夫欲圖人而使亡者先受暴露之苦。冥中自不能恕之。其爲火所斃。固天道宜然。此等術士之能爲禍。亦復可懼。測字者不問先知。是亦可疑矣。

嗣子起家

卓海帆閣老云。聞吳中某封翁者。五歲時爲伯父嗣。後嗣父寵婢。連生五子。遂憎厭封翁。廢出子居長者更狡險。娶妻某氏。尤極兇悍陰毒。日事讒搆。封翁事事掣肘。隱忍順受者數十年。家本殷富。析箸時諸弟俱擁厚貲。封翁所得。不及每股之半。家漸落。封翁素節儉。生平不妄用一錢。嗣父沒後。諸弟益肆淫蕩。禁之不止。遂覓屋異居。後諸弟與人搆訟累年。已耗其家貲之半。長者夫婦俱暴卒。子四人。連夭其三。其餘亦死喪疊見。生計蕭然。而封翁兩子。俱登科第。官清要。夫婦齊眉。孫曾林立。知其事者。咸嘖嘖於天道之不爽也。

四美

卓閣老又云。道光乙酉冬。余在京。聞江南鄉試二場有題詩卷面者。係七律一首。後四句云。薄采慈姑吟怨句。

漫煎益母治相思臨行亘剪羅衫袖珍重啼痕好護持。

末書寒九王復題蓋坐寒字九號也是科闈中有兩王復一安徽人一江蘇人後乙未歲余以閣學典江南試得一卷已定前列因詩結聯用四美兩字嫌其不甚莊重遂斥之及拆彌封閱其名乃王復也。

江山巨族

江山縣紳戶近日以王家爲最盛相傳其先人某居貧門外只有茅房一間爲其祖業一日早起打掃茅屋見有小包裹一个檢視之內有五十金知爲過客所遺堅坐門首待之俄有一人踉蹌號哭而來詰其故則即遺金者自述金係假貸而來緣其戚爲人誣扳入獄擬以此金分賂守者始得釋今不得金則某戚行將斃獄其妻與子皆無以自存我無以對某戚又何敢獨活此金實關係四命故如此倉惶耳語畢復哭某即出前物還之其人詳詢姓名拜謝而去逾年某葬親屆期扶柩而行距穴地僅半里許適大雷雨水暴漲柩不得前即安放於中途隙地而雨愈暴水愈大走視墳穴已被水衝破不堪葬不得已即就隙地累土成墳逾年其家驟起

入泮宮登鄉薦者、接踵而來。僉以爲某還金之報。今已成城中巨族矣

某廉訪

楚南按察使某、浙人也。以善理苗功。由同知洊擢至廉訪。加二品銜、並戴花翎。駸駸開府矣。明白有才幹。省中事聽其主持。會糧道出缺。有候補道某應補。撫軍與廉訪商、不之與。某道飲恨。廉訪平苗時。有苗田若干頃。名爲充兵餉。實則廉訪主之。每年至苗地一次。號稱巡查。其實收租而已。某道知之詳。常向人言。欲發之。廉訪大、

懲恩先陷之。某道則曾署岳常澧道。鞫小錢一案。有苞苴。廉訪欲實之。而無左證。乃使人以賄誘錢主之婦。得其實。飛章劾之。得旨褫某道職。嚴訊。廉訪主其事。某道初上公堂。猶以廉訪有同僚誼。痛哭訴求。廉訪大怒。以爲咆哮公堂。令加刑具。及送之獄。又對某道惋惜嗟嘆。如舊寅好。被以巳之禍。坐以巳之肩輿而出。蓋慮人議其加刑具而故掩飾之也。及某道入獄。則復令獄吏嚴禁。不與人通。若繫大盜者。獄成以贓私律論絞。無何廉訪入覲旋禁。宿

汝州旅店。入座命僕送茶二甌。其僕怪之。旋聞室內語辨聲。乃主人與某道辨論。但聞其聲。不見其人。及返署。甫入室驚曰。某道臺胡爲乎來哉。旋見某道擊其背。肩發而死。廉訪奸險極矣。死有餘辜。然某道之輕言招禍。亦足戒也。

某太守

道光間有某太守。以刑名起家。初以同知分發來閩。洊擢太守。小有才。爲制府所倚任。雖補有本缺。實經年在省審案也。而招搖恐嚇。聲勢甚張。省中官無不側目者。

臺灣戍官一案。制府命隨往。獲犯百六十餘人。制府初欲分別辦理。某曰。臺灣民情浮動。此案犯若不死。恐難安靜。且係大人所核之案。將來此輩有事。恐大人亦難辭咎也。於是盡斬之。及內渡。甫登舟。某見鬼無數。攀其舟。舟將覆。急登制府舟。乃免。時史望之大司寇督閩學。深惡之。絕不假以詞色。及賀耦耕先生奉 命爲閩藩。亦熟聞某之名。賀履任後。某請私謁。乃不禮之。某怒甚。歸擲其帽曰。不官矣。是日首府因某未入署審案。遣人要之。某辭以疾。其徒有以軍功候補通判某。及候補縣

丞某同往視之某見某通判曰臺灣之案後三四十人皆汝等定讞今皆到我處廝鬧室幾不能容矣二人疑其病狂也無語而退次晨探之死矣是案固盡當置法而制府有分別一念未始不可於死中求生因某一言皆爲無頭之鬼其恨之也宜哉　按乙未年賀耦耕先生與家大人同被　召復出賀先到京即授閩藩家大人北上於天津舟次相遇賀詳詢閩省吏治且曰我素知福建有兩郡丞一時派一齷齪時派指陸萊臧齷齪則指某也然則賀之精明洞察某即不死其何以自容哉又按此條余聞於福相同時諸當事嗣閱姚伯昂先生竹葉亭雜記所載略同是非之公知不能關衆口也

宣中重苦節

呂農部某道光乙酉舉人丙戌進士有袁大尹俊爲其鄉試同年春闈前袁之兄夢一老人知其爲祖也有客來訪坐謂其祖曰有事相商肯乎祖問何事客曰肯而後言祖曰必肯客曰令孫今科會試當中然只得一缺當中者二人有呂某兩代苦節請讓之其兄聞言曰諾

客之姓名欲毆之客以湯某對其兄亦久知敦甫尚書名即不敢毆祖送客去其太夫人素奉神夢在神前上香爲子求功名香將上旁有一少年擊墮之而醒榜發聞呂某中若干名毋問呂年歲方二十餘憬然曰夢中擊墮我香者即此人也及謁房師告曰汝卷已爲虜總裁棄去湯總裁極賞識乃得中此中豈有緣耶袁以己丑成進士果後一科寘中之重守節如此但呂毋孀居時年近三十歲推其祖殁時年方四十餘朝廷例不與旌者寘中即以苦節稱之甚矣守節之可貴也

不孝譴重

竹葉亭雜記云卓某漢軍人以資爲太守分發廣東貸一洪姓財數千兩許其入司閽隨之登舟一夕其人登跳板大解舟子撤板其人墜水羣趨救之得不死卓慮其受寒以巳衣衣之羣謂主人之過厚也舟至高郵小僕及婢在舟中方侍夫人食雞子忽聞雷聲從空一震僕婢皆昏仆及醒卓與妻俱死矣舟子先亦震死繼而蘇乃言某之墮水係卓以百金賄我死之也言訖復僵或謂洪尚未死其罰似重比聞卓夫婦皆不孝卓舊爲

佐領。有母在堂。先于本旗冊檔。將巳名改寫于伯之夫妻俱歿名下。爲異日之無後地也。將行向一戚稱貸。云爲留其母曰。食資得財。乃陰作假票與其母。而去。始知天譴。謂爲此不爲彼矣。若舟子者。實有貪財之財。必致乙死之心。蘇而復死。亦詠心之罰也。　按此事記在道光九年間。時余隨侍家大人蘇州藩署。初傳聞至蘇。衆皆莫測其故。以爲未履任之官。何至有此重罰。即有財害命一節。何以夫婦並受其殃。及高郵牧至蘇謁見。向家大人言之。歷歷如繪。皆出諸僕婢之口。乃羣喟然曰。此人之死晚矣。高郵牧之來。爲鳩賻資。故得悉其詳

枉殺

嘉慶戊午科。浙江鄉試。二場之次日。有士子發狂疾。監試蔣觀察。令供給所李照磨押令出號。狂生自言本年元旦。夢一京兆人。披髮浴血。言爲其父枉殺。報在子孫。黜其科名。不許應試。今甫脫稿。此鬼即來作祟。言次跳躍呌號。無所不至。適顧見海甯張令。言父臺救我。細詢之。始知其祖嘗爲顯宦。父現作令直隸。該生學業素優者也。乃帶出號舍。飲以米湯。漸就清爽。求復入號。李照

磨引至至公堂爲朱倅者所阻求之至再始准入而將監試忽大聲曰遲矣出示其卷已書廢卷墨跡猶未乾也遂扶出次日主司調取二場卷殆首場已中式矣一事枉法遂致後人不振爲民牧者可不慎哉

關帝籤

有關中某孝廉久病不起日臥牀褥一日忽夢關帝告之曰汝明年中矣明日即可起身詰朝遽能起商之母曰縣中水腳銀先已領用奈何徐思之曰父在日有某人欠銀若干父許其不追矣今無所出盍控縣追之於是呈縣理前欠縣爲嚴拘追付既上公事放榜不中疑之往前門關廟求籤籤云我曾許汝事和諧誰料修爲汝自乖等語大抵神無誑語所以應中而不中者即是强追許免之銀爲傷天理而結人怨也

滿招損

姚伯昂先生曰王春亭刺史照言某科山西副考官差旋時本省官出郭送行向例州縣官送主司去有輿前及丈公揖主司駐輿出闌衆官趨進辭之復入輿而行衆官仍前數武公揖是時衆官拜揖某副考但在輿中

欠仲而已有金明府者副考同年也慍甚俟肩輿去遠令人飛奔及之聲稱某縣請少駐有稟某副考不獲已降輿金明府俟其出輿乃言向所囑磨勘卷子已訖餘無他言副考知其戲也慙而去滿招損古人誡之　家大人言掌教浦城日有新任某學政入境時東萊周賡廷邑侯虎丹出郭候迎某學政但於輿中一拱並不降輿周大怒至候館不稟謁聲言大馬當照兵部勘牌例給不能多發一名學政委巡捕官再三謝過竟不歡而去又有新班援例某巡道入境所屬郡守爲李松雲先生堯棟於道左候接亦不降輿先生大怒以事銷其門丁不釋某巡道不久即引疾歸又言昔年宮河上日有八　覲某將軍舟過淮安時漕帥爲魏愛軒先生元煜入舟相見辭出時將軍只送至艙門口即退魏登岸至輿前回顧旁無主人始爽然若失即日至袁浦爲孫寄圃節相述之節相笑曰此自君不老氣耳我當有以處之翼日將軍至袁浦節相入舟相見辭出直沿跳板登岸至輿前回顧不見將軍立命武巡捕至舟曰我適有要語忘卻交代請將軍登岸一言及某將軍至輿前則

曰。旭無他語。但於禮君宜送我至此也。遽登輿。去將軍亦嗒然而退。此皆所謂侮人者。人恒侮之也。

窺川三錄卷第二

福州梁恭辰撰

星沙賴昌期重刻

漳州城隍

福州漳州府城隍神。相傳即李許齊方伯。賽芸威靈甚顯。戴昆禾太守嘉穀知漳州時。延刑名友沈小隱紹興人。相處數年。極稱相得。及戴調福州。要沈同往。沈不可。戴頗慍之。一日語家人輩曰。沈師爺帮我數年甚好。我待之亦不錯。我今調首府。事更煩多。自以相信者同往。爲彼心乃竟不肯同去。殊爲可惱。有一家人徐答曰。沈

師爺不去主人之福也戴愕然問故其家人乃以所知得賄枉法數事對戴密訪不誣及啟行日戴潛于書房書一疏自述誤用匪人並白其一無所染之情謁城隍廟焚之是日沈尚未移寓也晡時即病其家以爲虛弱勢致前高麗參湯飲之不效更延漳之名醫某診之某至市及門遇一人自內出卒然問曰汝來醫沈某耶曰然其人曰是人不可治醫之若效爾即不利某惶然熟視不見某知其不可治入診之不爲立方其妻急欲煎人參飲之主外室見三人一頎而長二微短其長者手執鐵索再視則以紙爲者其二人一持牌一持扇逕入內其妻急反而燈驟滅沈已卒始恍然所見三人即闔中所謂走無常也神之不緩須臾如此

姚伯昂先生述二事

姚伯昂先生曰門人湯海秋侍御鵬之夫人唐氏以產難殁是日適有招差回湖南湯作家書時迫草草數行致其外舅不及敘病之顛末其外舅鄉居去城遠得書痛女甚悲而不得病原是夕設乩問焉少頃乩動則女至言海秋前生爲四川綿竹令渠爲幕友賓主極相得

曾用主人銀將及萬今世應轉男子身以主人之銀未還而情未答也特現女子身以報今緣盡當死不可留也病之原委敘之特詳此道光甲午年事也世謂人世妻子有還賬者有索賬者余因憶前有妹五歲痘危呻吟甚哀數日夜不絕聲張太夫人謂其何不早去乃大言曰尚負八千文未曾償清我即去耶先贈光祿公遣余告之曰必以此錢爲之棺殮再加千文爲焚楮錢是宜速去何苦乃爾余告之是夕即死然則還賬索賬之說不爽也　又曰河南彰德營參將忘其名得奇疾

醫不知爲何病曰惟自語詬詈若索債者其屬穆守備齊賢有口才往解之病者大呼曰我前世爲四川總督某爲總兵負我萬金不償物色之數十年今始跡得之某負心實甚不能解也必索其命穆曰參戎負債不償無怪大人之怒但隔世事人參戎一貧至此焉能償即索其命去於大人有何利焉不如令其備冥鏹如數焚以奉償可乎病者許諾乃購冥鏹焚之病者曰銀色太差平亦太短不能抵也穆乃集貲購金銀箔屬冢摺爲錠焚之病者曰此次銀色大好惟尚短平若干穆請再

補病者曰不必君此番亦辛苦短者即以酬勞道謝而去奈戎病亦愈然則寘鏹其可抵直銀乎

貧女報恩

凡人姻輻輳之區遇吉日嫁娶恒十餘起一日兩家俱嫁女一巨富一極貧至中途相值雨甚至畀者各以綵輿置郵亭中四散爲避雨計貧女於輿中哭甚哀久之富家女亦心動遣媵婢問之曰女子適人離父母遠兄弟誠大苦然何至傷慟乃爾貧女曰我母家故窮所適又乞人子明日即不知何若以是悲富家女爲之惻鬱俗於嫁娘兩袖中必置墜重物謂之壓袖富家女袖藏荷囊二各貯金鋌一約重二十餘兩乃出使婢納諸貧女之懷語以萍水相逢無可爲贈持此謀饘粥或不致遽乘餒貧女受之正欲問姓名適雨霽輿夫至集兩兩分路去貧女嫁後出所贈金俾其夫權子母逐什一之利遂臻饒裕乃行大賈家驟起廣市田園然所置產田必兩莊屋必兩所本資與所獲利必相埒衆莫解其意之所在性好施予一鄉稱善人顧艱于嗣息逾十載始生男視若掌珠擇乳媼哺之媼來時諸婢僕指示屋後

樓三楹云每清晨主母盥洗畢即捧香屏從人詣其上汝慎勿登逼則必不恕也問何故密言我輩來此有十餘年者皆不知但謹守條約而已媪所哺子漸能行走忽攀躋欲上媪阻之則號跳不得已從之登入其中則空洞無物惟設香案南向一龕障以幕媪揭視久之不覺失聲哭衆聞聲告主母爭訟之媪伏罪言小即欲登恐其蹉跌匆促間不及細思致干犯應如何示罰惟主命問何爲哭媪又揮涕曰適見其中所懸荷囊與我嫁時壓袖者相似是日行至途中並所貯金贈一嫁娘爾

時母家夫家皆極盛初不介意亦不知其可貴也不圖今日落魄至此語罷復泣諸婢喝之止主問汝嫁爲何時媪以某年月日對問是日遇雨否媪曰不雨則我之荷囊固在也主聞而默然亦不之罪但尋其夫來媪以爲將遣已也益悲不自勝次日主家張燈彩召黎園若將宴賓客者并召其族人皆至屆時堂中排二席設兩坐旁列二几堆簿籍高尺許媪之夫在外廂命四僕引入四婦自室中擁媪出令各按二人上坐勿使動主人主母倒身下拜拜已起而言曰曩蒙贈金者乃我賤夫

婦非媪無以有今日藏戊荷囊示不忘也日日頂禮冀相遇也財分爲三不敢專利也今幸天假之緣不致負恩沒世此田產簿二分願存其一而以一歸翁媪並示族人不得有異說翁媪慌遽惟同聲連稱不敢不敢而已主乃促坐定奉酒巵筵開樂作至二鼓挑燈送歸所居之東院宿凡几案衾榻與主居無少異翁媪本富家出身亦安之若固有媪初生女苟養他人而身出爲傭至是迎歸後長成遂以字其所乳子兩家世爲婚姻如朱陳村焉世或疑翁媪坐享其成幾于倖獲不知皆其贈金時惻隱之一念所感召也而貧女暴富即矢圖報心宜天之陰相之矣造物豈妄予人以福澤哉

神廟香火資

山西解州關帝廟在西門外靈應異常廟中舊存香火捐資銀二萬兩有胡州牧者知是州假用三千欲不歸矣及罷官新任者至胡移居館舍夜自人扣門問之答曰西門外姓周者向官索欠如是者三夜每夜如是者三胡心知其故而終吝之瀕行前夕又至且曰此項將有公事須用宜速還否則未便辭殊委婉胡懼乃如數

歸款未幾劉松崗大觀觀察河東將莅任行至平定夜夢關帝至前有紅旂大書漢壽亭侯劉俯伏前迎神謂之曰河東吾鄉里也行將有難汝宜善視之劉寤不知所謂歲甲子乙丑丙寅間解州大旱劉請于上司設粥以賑賑廠即設于廟前公費將完欲請奏益又須時日心甚憂之夜夢周將軍語之曰賑費不足何不借廟中存款耶劉覺乃借廟中存銀三千備用則即胡州牧所還之原封也人乃悟前索胡欠言有公事須用即此劉因修廟作文勒碑記之夫人不可欺而況神乎債不可負而況香火資乎周將軍可謂處置盡善矣俗傳周將軍氣多剛猛而於此事辭氣委婉殊不類其生平世之冠帶人以索欠而負氣相對反目成仇者亦可愧矣

晉甯科甲

葉庶常桂甘肅晉甯州人其先德官把總自以不能讀書望子尤切因子久困場屋鬱鬱以終某科鄉試初八夜葉夢其父來責之曰屢試不第總由爾不用心之故某某今已中了爾特努力今科亦有望勉之勉之語方畢號軍已喚接題紙矣葉驚晤猶惴惴也然夢中所舉

獲雋之兩人。絕不記其名。榜發晉甯獲第者三人。而葉與焉。其二人爲劉伯鷗、王汝舟。夢中所舉。蓋卽是人。晉甯自　國朝以來。無一科中三人者。此爲權輿。故其先德欣喜之而因勉之也。壬午春葉成進士。出毛春門禮部門亨門下。授廣吉士曰。毛夢一人前致辭曰。葉某我之子也。荷蒙成全。特來拜謝。毛以語葉。且爲述夢中人風采舉動。一一肖其生前。平生結念。一旦得遂。至不遠數千里。猶致感焉。然則孝子慈孫。有顯揚之願者。當何如奮勉哉。然則彼孫山之外。寄宮之中。不勝流涕歔欷者。又不知凡幾矣。

龍溪令

龍溪、漳之首邑也。俗悍喜鬬。故多命案。襲源程某宰是邑。延李森圖司刑席。時鍾雲亭制軍、祥總督閩浙。嗔各屬鞫案因循多以緝兇爲辭。不肯結案。因下令州縣。結案不得遲延。不得藉口緝兇。程急欲見長於上官。有一案正兇不實。程卽欲定案。李強說帖于程。言非眞兇不可定讞。程答曰。亦知非眞。奈上意督責嚴。不得不爾。李復曰。君九案已結其八。此案少緩。未爲遲也。程對以有

寃我當之。君無與因定讞上之。程旋以事去宮。李解館。因疏於城隍以自白。是夜程夢至冥司對案。俯首認罪。程宦囊豐富。名營運於蘇州。因挈眷至蘇。未幾病作。自刎而死。木籍所管臣園宮室。不得一日安享也。論者曰。李食程俸。知因之寃。爭之不從。而不能去。亦不得爲無過云。

刑官夙孽

竹葉亭雜記云。刑部一老皁隸。夢至一處宮殿巍峩。上座若東嶽廟之塑像者。旁丁列鬼無數。少頃。引一人至。問答有詞。但聽不了了耳。上座者怒曰。罪當絞。隸細視之。則本衙門秋審處提調張某也。俄又引一人至。問答如前。上座者曰。當斬。隸細視之。則又本衙門秋審處提調吳某也。俄又引一人至。體貌甚偉。上座者怒。似稍霽。令去兩目。隸審視之。則本部尚書長牧菴相國麟也。隸股栗而醒。無何張出爲觀察。一日有紅衣兩女子爲祟。百計治之。不去。觀察避於太夫人室。鬼不敢入。太夫人者。節婦也。後伺太夫人寢。突入拉殺之。與後知某府頸生瘡。世所謂斷頭瘡也。以是卒。長相國後以失明止理

刑者可不慎乎哉。家大人曰。長牧菴閣老。爲先叔父太常公乙未同年。似不失爲正人君子。乾隆間公巡撫山東時。每歲某關有解撫署公費若干金。公欲奏歸公。其長公子懷亦亭雲麾。新方十餘歲。以爲不可。曰大人不取此項不足爲廉。若一奏入。瓜代者至。必仍舊貫是令司關者倍出之矣。不聽。後果如公子言。公亦稍悔所見之不遠也。及爲喀什噶爾辦事大臣。則所爲深得大體。先是新疆奠定之初。一切賦稅較之準噶爾時有減無增。回民悅服。其喀什噶爾回民內有伯德爾格一種。素皆販運營生。絕無恒產。歲例稅金十兩金絲緞三疋。乾隆二十七年。有阿奇木莫薩者。于正供外。索普爾錢二十千文。辦事大臣海明查出。即將此錢作爲正賦。公具奏以爲既非賦課舊有。即應革去。又伯德爾格。初只八十餘戶。迨乾隆四十五年。有四百餘戶。辦事大臣瑪興阿議增貢金四十兩。公以爲無論中外百姓回民生齒日繁則生計亦日難。從無計戶增賦之例。即爲裁去。又喀什噶爾看管菓園回民。歲進葡萄一千觔。辦事大臣永貴議以徒勞台站。只收二百觔。餘八百觔。每觔作

錢十文。折價存庫。公以事雖細微。體制不合。一切免之。凡此皆深得治邊之體。似此廉明通達。其在刑部。必不致過有枉縱可知也。

妄念辱身

懷亦亭雲麓言其同寅某戚家花園。有狐居之。某嘗過戚家飲酒。其僕隨往。恒潛於園之隙處。默祝。冀仙之一遇也。一日竟見美人翩翩而來。喜出望外。即欲止之於亭。美人意不欲。曰。亭近外廊。恐有人知。此間後軒極幽僻。人跡所不經。非此恐樂之不暢也。僮隨之行。三折至一小穿堂。長榻瑩然。令僮先解衣而臥。美人襦甫脫。則偉然皓首龐眉一老丈夫也。按其臀而刺之。力掙不得脫。痛聲與恨聲俱厲。竟不聞於外。迨翻身卻坐。但覺股下葺葺然如坐於新絮間。而老丈夫已不見矣。委頓出園。猝遇宅中人。竟不能掩其事。自此穀道旁有白毛周圍一叢。嘗以示人。亦不自諱。是可為有妄念者戒也。

欠債

李進士貢南光州人。未第時。得狂疾。既愈。輒能役鬼。往往先事預言。無不奇中。人有寄之書者。書未至。已能道

其書中語然皆託之夢也授讀于固始曾舍人資見家。固始有吳秀才圖南者貧而死遺妻及弱子幾不能自存其妻茹苦守志族中人皆憫之舍人有族弟某者與李善與吳秀才亦爲莫逆交恒以其家貧爲念一日問李曰知君能役鬼我欲致書與吳圖南可乎李曰可曾密封一函與之李乃硃書李翼二字於封面之右其左書仰值日功曹查送取火於書室院中焚之及晚李忽爲作復書敘答甚詳觀者意李託之鬼也李言乃吳浼其作答然李固未見前書而所答不差書中念其妻之

貧甚耿耿謝曾之垂念又甚殷殷書末將其生前戚友中所負之錢某某三千某某二千一一開列屬其妻索得之即可存活計錢九十七千餘文曾以生書示吳之妻妻初不信姑持書示負者家皆悚然歸之果如其數其家遂賴以存此事曾舍人親爲人言之足見債不可負陰間所存記一一不差惟李名貢南而書面所書乃爲李翼豈陰陽有二名耶

勸孝

杭州有某甲病魂離舍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友爲檢

籍蹙眉曰子忤逆父母法當付湯鑊獄幸壽未終且去侯壽終再來甲惶怖求解吏曰此罪至重佛亦難度我何能哉甲泣求不已吏沉思良久曰諺云解鈴還要繫鈴人得罪父母亟以孝順父母戴悔或可挽回耳送之反汗出而愈即向父母備陳所遇從此婉容愉色侍奉惟謹并戒妻溫清無懈頗得父母歡心及父母歿喪葬如禮後年逾十十壽終想緣孝順挽回也

孝鬼草

姚斌資性錫人忠誠篤實鄉里目爲長者家素貧而孝母年七十訓句以養極婉容愉色不敢懈缺菽水乾隆五十年歲大饑生徒既散日不給饘粥焦勞拮据未幾病死不能殯於屋後隙地次日見土上忽生一草形似山藥結子纍纍香甘而糯妻採食之終日不饑遂以供姑晨採午生取之不竭草長四五尺母撫而哭即伏地搖搖如珠邑中播聞觀者如堵皆嘉其孝各出甘旨以贈其母孝心所感生死不回此經所謂不匱也

宿冤索命

蘇州史家巷 特孝廉東吉一名子、娶徐氏伉儷甚篤一日

忽置酒與肉。把盞曰吾宿冤已到。勢難挽回。勸君更盡一杯爲別。後幸勿相念。掩袂大慟。蔣生撫背勸慰。無何氏忽竪眉。瞋目大呼曰。汝記萬歷十二年兩人設計。慘殺我於影光書樓乎。手自批頰。又以剪刀遍刺其體。音口似山東人。一家環跪哀求。卒不解。中街路吉祥庵有僧名蓮壹。素著道行。遣人召之。至徐氏踉蹌曰。禿奴可怖。且去且去。及僧出。又詈曰。汝家媳婦房中能朝夕往和尚耶。僧曰。前世冤業。二百餘年。纔得尋著。稽愈久。恨愈深。報亦愈急。老僧無能爲也。僧辭去。徐氏即躺且刺手掐身。無完膚而死。

醵金贖女

吳縣許也秋進士。大鉉以進士需次在籍。見親戚中有買妾者。日以肩輿擡女到家視。一日見兩女。有大家風。詢之。父係貢生。某兄亦孝廉。爲之心惻。乃醵金以贖。認爲義女。先後擇士人嫁之。此事在道光庚寅年。再踰年。而也秋之子達泉源即領壬辰鄉薦。丙申成進士。出知某縣。已大著循聲矣。

解砒毒方

歙醫蔣紫垣有秘方。解砒毒立驗。然必邀取重資。不滿所欲。坐視其死。一日行醫獻縣中。夜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貪利之故。誤人九命。死者訴於冥司。冥司判九世服砒死。今將赴轉輪。我賂鬼卒來以解砒毒方相授。君爲我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若得遍傳利世。君更獲福無量。言訖涕泣而去。曰。吾悔晚矣。其方以防風一兩。研末。水調服。並無他藥。南城鄧葵鄉異談可信。錄又載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因並誌之。以傳世云。

負債爲驢

吳人薛端書。楷。白城西夜歸。途次小憩桐橋關上。遇一皁隸。縶囚先坐。見囚啜泣不止。隸鞭楚之。意覺不忍。從旁勸解。隸曰。此南濠牙儈。吞負客錢。盈千累百。逋逃時猶在狹斜淫樂。居然一牙戶。空拳赤手。享用將素封。誰念客之履艱涉險。撇妻子以性命博此阿堵物。今冥司判爲山東道上驢。押之往生。又累吾行遠路。生前以客資揮霍如糞土。今日獨無一紙錢餉吾沽杯酒。尚淹留不肯去耶。端書竦然起。隸囚俱不見矣。

戒戲言

湖南瀏陽縣有歐陽生者爲人輕薄與某生同塾讀書時某生新娶歐陽生以某生所娶新婦如何美貌與伊熟識往來常與相狎某生素性迂拙不知其戲已也歸與其妻尋事吵鬧因此不睦而其妻亦不知所由來後某生聲言以妻在母家閨門不謹其妻無從剖白即投繯殞命同塾聞之皆以戲言誤事共咎歐陽生而歐陽生以同窗戲謔不爲介意旋亦息事乾隆戊申歲秋闈歐陽生赴科應試入闈係其字第一號因號外嘈雜與

第八號之某翁調換某翁因茶水近便亦即應允是夜三更後忽有女子搴簾而入訝曰何號是而人非也疑訝間旋即退出徘徊簾下作嗚咽聲某翁知其有異因詰之曰汝有冤相報欲尋何人耶何不告我我當爲汝計之女以歐陽生事向訴且言歐陽生今科當中故來相阻以報夙冤某翁云此乃戲言誤聽並非有心可以原諒但汝之死固冤令其超薦七七四十九日道場何如女曰此自可從但歐陽生爲人無信翁曰我當爲汝謀之留女少待翁即往告歐陽生曰某生之妻某氏來

尋汝矣歐陽生聞言失驚喑不能語翁因爲慰解告以今科必雋出場後當作七七道場方可解釋歐陽生唯唯翁恐其無信索寫契據一紙回告女鬼某氏見字半信欲翁作保翁爲寫一保字將紙燒化女即垂淚襝衽謝曰只是便宜了此人而已後生出場即爲作道場及榜發果中式是科首題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歐陽生錯寫夫子聖矣乎磨勘罰停三科以一舉終其身

殺尼姑街

嘉善縣北門內有殺尼姑街莫知其所由名相傳街中嚮有尼庵一尼先與屠者私通後有他好屠妒姦乘夜入室殺之希滅跡支解其屍納諸袋負而出北門將沉之河時尚五更也門者詰之以婚家供神所宰對遂混而出至弔橋瞥覩黑而鬚者持刀立橋心懼不敢過往返躑躅數次天漸明鄉人入市者見袋口血漉漉下詢之如對門者言顧神色慌張類有異强解所負視之則一光圓女首四肢分截駭爲尼屍也號執赴官一鞫吐實按律處斬而燬其庵人遂以殺尼姑名街云按北門外柳洲亭有關聖廟黑鬚持刀者蓋周將軍之靈路截淫

冤俾無漏網亦足見神威之顯赫矣

救難巧報

山陰陳某遂其名赴省試舟泊蕭山之西興驛忽聞街市火起登岸往觀見避者紛紛火光中一女子身無半縷蹲伏於地羞懼無以自容陳急取一袍擲與之女得衣蔽體而家人星散號泣無所歸哀陳求救陳使宿其舟之頭艙終夜不交一語晨起訪其母家掖之歸彼此匆匆不暇問姓名衣亦未還陳即渡江去及入場題紙既下文思甚澀一字俱無正窘迫間聞隣號呻吟聲類之見一生病甚篤謂陳曰余病矣文成而不能寫惟交白卷求出場而已子其為我默誦憶考其感且不朽陳為之料量畢生問君文如何陳告以故生曰余文已無用感君之義即贈君陳既受文遂扶生出歸號全錄其文揭曉竟中式亟訪某生無知者久亦置之後陳以大挑分發安徽晤一候補令似曾相識諦視之即向日之抱病某生也各敘往事乃知某即蕭山人是年出場後病旋愈次科亦獲售昨甫到此陳謝之偶一回首見簷下有曬衣則前贈女子之衣在焉不覺屢顧某疑而問之

陳言其始末且詢得衣之由某恍然曰信哉君所見女子即內子也遭回祿時尚未嫁及歸余笥中見此衣內子爲余言昔遭火厄幸遇一士子擲一衣得蔽體而歸彼此匆匆不暇問名姓衣亦未還每呼負負故夏日必曬而藏之將以報也蓋君之遇我我之贈君悉君之陰德所致冥冥中假予手以報之非偶然矣語畢呼妻出謝從此來往如通家此嘉慶初年事

鬼畏孝子

吳中屠者劉四有胆中年積資數千金遂納監列衣冠雖放下屠刀未能成佛日與諸惡少飲博惡噪無所不爲亡林羞與伍也然事母甚孝一日其徒語及郊外某舍有厲鬼人莫敢居遂與劉四約如敢止宿當醵酒食以啖劉四欣然獨往衆恐劉爲鬼困率伏戶外以護霧色蒼茫月光黯淡烏啼鬼叫方共惴惴戰慄草木皆兵忽聽有人高唱連花落前往推戶一鬼忽從入衣袂下突前止之曰劉孝子在內我輩只可露宿杯酒尚未溫子速歸休唧唧數聲而去衆更駭牽衣奔逃羣鬼相逐塵沙染衣有墮道旁涸者滿頭徧插木樨花而去

醫地

人生邀福之心過甚則事之斷無是理者亦遽信之而不疑青烏之說自不可廢然一爲所動則必終爲所惑京中有趙八瘋子者創爲醫地之說此亘古奇談而竟有信之者嘗爲武清一曾任縣令者卜地告之曰適得吉壤在某村某家之竈下去其屋則得吉穴某令遂別購地造屋遷其人而購其室及毀竈趙又熟視曰此地惜爲竈所洩地力弱矣某令曰爲之奈何曰醫之自能復元藥當用人參一斤肉桂半斤俟得此二物付我餘

爽我自爲合之某令如其教備參桂授之越日掘地下藥又告曰三日後夜半立于一里之外若遙見此地有火光浮起則元氣大復矣乃潛施火藥于地外陰令人往約以某夜遠見石竈燭前行者即燃之及期至某令家邀其夜中籠燭往視漏三下曰是其時矣遂同往久之遙望其地果有火光迸起狂喜曰君家福甚大不意元氣之復若是之速也某令亦大喜然爲藥物故家資已消耗過半遂售其參桂家稱小康無何趙子俱亡趙亦得奇疾身如已死但能飲食而已始大悔平生所愚

者不止某令而所售參桂之資亦歸于盡身受其報天道當然而爲所愚者絕不思理之有無又愚之愚者也

薛二

蔣伯生大尹 因培 云山東試用薛大尹 定雲 無錫人一日坐公館中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行二平曰然卒曰我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爲誰答曰是便相識薛欲俟食畢往卒曰歸食未晚也薛遂不覺隨之去至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卒然問曰你爲薛二耶薛應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上坐者呵曰見我何以不跪輒令牽下掌責二十薛又念能責我者官當勝我然不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稱曰大老爺乞查明卑職以何事犯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耶薛乃述現爲試用知縣上坐者推案起遽前謝過因問何人相請至此卒乃跪以對乃大杖其卒三十令送薛歸出門回顧則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館其痕尚未冷而兩頤遽腫乞假十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僚友有長隨薛二暴卒蓋緣誤勾踰日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歲亦卒蓋其精

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燄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坐者不察其罪遽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掌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宜其旋受冥罰矣

戒食鱉

新建漁人獲一鱉特巨背列八卦形觀者異之勸釋放漁人而狠曰猶是鱉也竟烹食之越日復漁於江則鱉羣無數繞舟浮游衆漁競前捕捉遂致爭鬥前獲巨鱉之漁斃焉而鱉羣散矣噫鱉而有交非凡介矣顧不能避豫且之醢豈智有所昧哉老杜義鶻詩云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漁者見報於其族類可為妄殺者戒盡矣怨毒之所歸也此嘉慶巳卯冬事

鴉片

朱某言仕宦場中多嗜鴉片煙者或云疲於案牘食之振起精神則為花柳場中游蕩之助若花柳場中男子婦人亦有食者朱嘗于蘇州宴會間問一老妓言食此之弊甚詳言男子初食此烟房事可以鏖戰數倍婦人食者正可與敵及其久也男子之藝傷日縮漸至于盡不但不能戰并戰具而無之婦人食此久精血過傷以

合房事爲苦事則苦況尤不可言狀恐人未能盡知也故記之以示警戒耳

錢學士

錢金粟學士林每年常入冥判事衆所共知道光甲申嘗與同年宮辛楣洗馬煥閒談宮方以大考爲慮錢曰無慮也考得着即妙後宮至七月物故而九月始大考當宮病時錢未往視及病亟始至臥榻前袖出一紙焚之而去宮之子從火中攫之只存燼餘外簽有某時封三字宮即以其時沒也大考確宮後又有聞其入冥者

問之則曰只八月廿七一度耳問何事則曰勾人名耳問何所據則曰憑其册注大抵昧財者居多然亦有昧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問何故則曰亦不自知但其時覺其可不即勾耳閱册時有吏在旁指册中二人應勾者余惡其多言復疑其有弊獨不勾事畢有衣冠顯者據案收册者因獻以册其人閱畢言所勾極合惟漏卻二人耳即前吏所指也余請補勾顯者曰奉旨請爾來辨此勾由爾饒亦由爾不能補也時家大人與程春盧先生同文同在盤山行帳中親聞學士述此是冬學士

即歸道山矣。程曰、疑吏有弊。獨宥兩人。殊不知即墮此吏計中也。然則幽明殆無別歟。其所謂昧財至盈千累萬而不勾者。當必別有大處分。不第以一勾了事也。呼可畏哉。

勸戒三錄卷三

福州梁恭辰撰

會場孽報

吳中某生。年十二入泮。十六領鄉薦。才貌兼擅。羣相慕悅。爲某富室贅壻。與其次壻同館肄業。次壻年十五。手姿韶秀。宛如壁人。某於酒間語次。每調謔之。意頗含慍。以父母推重之輒復隱忍。某生以爲可誘。一夜乘其醉臥。裸而淫之。及醒。羞忿遁往天台。薙髮爲僧。家中人尋得之。誓死不肯返。未久圓寂寺中。後父母知其故。自惜

星沙賴昌期重刻

顏面亦寢莫事。某生於會試場中。忽見連襟壻如同館時。大喜。忘其死。復謔之曰。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遂以前二語大書卷上。後屢試見之。曾未畢三場。緣早歲登科。年方强仕。已截取知縣。比報到。忽癲癇而死

懲寃鬼

衡水某婦。有與豪右通。而謀殺其夫者。屍姪首官。豪以金賂仵作。相屍無傷。轉坐誣。復訴之廉訪。委某令鄧公往按之。反覆相驗。亦無證據。夜宿館舍。披閱供語。思維間。漏已三下。從者盡鼾寢。驟覺燭光黯淡。陰風窣律。壁角一人。乍前乍卻。倏跪案下。微作啜泣聲。若有所請。公心悚口噤。凝神諦視。隱似日間所相屍。右耳畔垂一物如白練。鄧忽悟。乃大言爾去。吾必雪爾寃也。其鬼稽首而滅。燭亦驟明。遂折柬召衡水尹。督責吏仵。復至屍所覆驗。衡水尹笑曰。人謂鄧公書癡。良不誣也。作令十年家無寸儲。其才可想矣。似此公案。豈揣官所能辦哉。勉强復往。鄧叱檢視右耳孔。作作即失色。乃於耳中取出水溼棉絮約畧半斤。告衡水尹曰。此姦夫淫婦之所以得志也。遂搒掠之。盡得其前後姦狀。寘之法。

託生報德

顧小韓方伯學潤言楊乘時薄無錫諸生文名甲於邑奈屢試輒落孫山年過五十所育非男閨中但有五女因娶妾焉娶之日賓客讌賀者未散主人入房見新姬面鏡歔欷慰之不止詰其由乃曰憶兒家阿父爲南溪通判時嘗置多妾後爲阿母不容鞭箠極楚逐出後甚有流爲娼者阿父聞而不忍使蒼頭持金嫁爲斯養婦或送空門今不幸父兄俱戍黔疆母妹早年喪失孑身異路遭媒僧居奇侍巾櫛於君子撫今追昔不覺悲從中來楊爲之泫然曰母泣我之祧嗣有命存焉何忍以宦家女爲媵妾爾其爲我女當爲擇一佳壻女再拜遂命與諸女寢隸姊妹行出謂客曰君輩且留不急今夜復得一女請再作湯餅會具述前事衆客頌其盛德明年夫人舉一子臨蓐時公坐堂上驀見二隸導一官進方欲迎迓官遽趨內室與二隸俱不見覩其面貌女謂酷似其父也公年九十餘終子爲名孝廉諸壻俱顯貴義女壻後亦得官貤贈公爲中憲大夫焉

見鬼

乾隆間京師有宦家子年十六七聰儁秀麗過社會觀戲不覺夜深途中求飲民舍其家惟一少婦即留小坐流目送盼言某大應官外出須明日方歸男婉女媚遂相燕好臨行贈以金釧泣囑後勿再來次日視釧銅青裹滿似出土中憶念不忘復至其地並無屋宇掘洞尋覓突有亂髮黑鬼批頰詬厲踉蹌奔歸鬼亦隨至以是發狂譫語吐陳前由父母詣墓設奠埋釧其子忽瞑目曰我婦失釧疑有別故因無確據僅鞭責鬻賣今汝還釧可知爲汝所誘此何等事可以酒食錢帛謝過顛倒兩月竟以不起諺云姦近殺鑽穴踰牆之事實以性命相博雖幽冥奇遇禍患亦復如是可不慎哉

仙桃草治傷

徽人汪德隆因父被毆重傷奄奄垂斃漏夜覓醫山路迷徑見道旁茅舍坐一老者遂投問津且告以故老者乃出藥一包與之曰以水調服無須醫也詢其何藥云名仙桃草其草四月間在麥田中蔓生葉絲葵紅實大如椒形如桃中有一小蟲者即是宜小暑節十五日內取之先期則蟲未生後期則蟲飛出趁未坼採之烘乾

研末。藏貯磁器。切跌打損傷。服一二錢。可以起死回生。遂引路送至大道。乘月歸家。服之立愈。越日市豚酒往酬。至則僅一坵壠。並無茅舍。遂拜祭墳前而返。是鬼憫其孝歟。抑好善濟人。至死不倦歟。

殺業果報

乾隆末。蘇州忽傳有飛蟲夜傷人。互相驚惕。譙鼓未起。家家開戶。兒童見莎雞蚕蛾。輒嗷然啼泣。既而畫圖傳視。好事者指爲射工。以是妖由人興。黃鸝坊有張媼者。寡守妾之遺腹子。時年十歲。因見螳螂。驚癇而死。媼悵

悵。日購螳螂搥殺以祭。一日所市螳螂千百。貯籠。忽聞籠內作兒哭聲。媼駭異。開籠審視。忽見兒現形。曰娘勿殺螳螂。冥司以兒好殺蟲蟻。傷戕生命。今母以兒故。又殺螳螂至萬計。罪業深重。罰兒化螳螂五百劫矣。語罷牽衣大慟。媼撫之。乃一螳螂在衣側。首凝視而已。

汗巾八

長洲蔣鏡齋溶茂才。日講性理。侃侃硜硜。無一語與人阿合。其書齋臨河。因鄰有少女。隔水而居。欲避嫌疑。齋窗終歲扃閉。雖炎歊鬱蒸。終不啟。有同學彈破其紙。將

穎之。即赤頰訶斥。年二十餘。病死。先是郡之武廟文昌閣。結有惜字社。諸士子捐資僱夫。四處收拾字紙。每月朔。司事者彙焚之。士子畢集拈香。亦藉以會友。或出近作文。互相就正。鏡齋每至。衆以其迂。恆鮮問答。有龔浩庭者。尤不以鏡齋爲然。恆輕侮之。鏡齋忿懣。期期艾艾。不能吐一詞相報。衆爲之譁然笑解。鏡齋既死。有友在社。語及鏡齋爲人。雖迂闊不合時宜。亦自不爲惡。使人盡如此。幽冥當可不設地獄。浩庭曰。無間地獄。正爲此輩而設。彼對河鄰有少女。終歲閉窗。豈自制其邪萌哉。安知非其私偶。而吝與同儕見耳。將再有語。忽面色如土。向空鞠躬屈膝。喃喃引咎。惘惘如癡。吳俗人言或遇祟。批其頰可以甦醒。衆競批之。兩臉紅腫良久始定。因告人曰。忽見蔣鏡齋謂我誣其私鄰女。力曳去投質文帝。余再四引咎。幸渠即釋手。若被曳去。性命休矣。

食廩餼

華亭姜小枚泉嘗告予曰。吾鄉諸生。有諸雪堂趙漁塘者。皆嗜古力學。齊名鬻序間。一日同應科試。雪堂夜夢漁塘操一米舟至雪堂以爲巳米也。呼之。漁塘曰。君米

尚在後。寤而不解其故。未幾揭曉。招覆者四人。雪堂與焉。翼日黜之。而漁塘補其缺。由是漁堂食餼。雪堂曰。嗇吾無望作廩生矣。越十餘年。雪堂科試始列前茅。時漁塘以歲貢出廩。雪堂補之。夢兆始一一不虛。食餼之攸關。定數如此。古人言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允哉。家大人曰。天府之粟。非剛倖邀嘗。聞推算子平家。言八字中有天厨星者。必當食廩餼。驗之皆不爽。余八字中確有天厨星。而未經補廩。即登賢書。詢之推算者。皆不能自伸其說。然余自念入直樞廷。日飽大官之膳。受客食之須。其爲天厨星照命。又豈區區廩餼之足云。然則子平家固未見及此。而其說則未可盡非也。

孝媳

紹興山陰縣雙奔地方。有祝姓者。年六十餘。鰥居家有孀媳孤孫。後孫亦死。只有翁媳二人。媳至孝多病。翁亦心傷病臥。家無應門人。煢獨無依。媳憂甚。援其妹來家代爲操作。掃揩增事。并代爲服侍其翁。妹年僅十六。因姊命。亦甚勤謹。姊日以翁病難愈爲慮。妹云。翁病無妨。精力尚健。將來可望嗣續。姊詰其故。妹云。每以灰桶盛

小便。翁似有力直冲桶底。聞之父云。凡年老人小便有力。直冲而不散者。尚能舉子。以故知之。姊聞言甚喜。日盼翁病痊。惟以無力再娶爲慮。因思妹晨夕奉翁。不離左右。何不即以此妹與翁爲繼室。情願奉妹爲妬。爲祝姒續嗣。但不知妹意如何。私向妹商之。妹亦不甚辭。但云惟姊命是從。姊甚喜擬俟翁病痊。商之父母再定。嗣翁病愈。妹亦回家。姊即歸告其父母。父以輩行年歲。俱不相稱。甚有難色。姊再三言之。父問妹願否。妹云。惟父命是聽。父見其情願。出於眞誠。且得姊妹同處。亦即允許。姊遂回稟其翁。亦欣然樂從。遂邀媒說合。過門成婚。數年連舉三子。皆讀書入泮。成名。翁年九十餘卒。至今書香不絕。子孫繁衍。人以爲孝媳感天。得延祝姓一脉也。

損人益已

桐城光孝廉某行五。卜葬古塘馬家玉屏庵左。地隣方氏墳。地師曰。此地若葬。大不利于有墳者之家。其家必絕。改卜之便。光曰。但期我吉。何必問人家之絕不絕也。葬之。方氏兩代孀居。只一子年十五。未數月而夭。將死

呼曰。我死終不旋光五也。時光在城內。寓其戚李宅。日中出溺。久不返。其僕異而覘之。口喃喃若辨葬地事。駭入室。奔告衆人趨視。則已仆地氣絕矣。有弟游幕浙江龍泉署。未半年亦亡。此事有戚何氏先慈慮之。一年而何氏子亦亡。一念之差。至于此極。人其可以徑情直行乎。

效職冥中

竹葉亭雜記云。郭孝廉汪燦。湘潭人。嘉慶甲戌進士。本姓汪。因加原姓爲郭。汪燦自言未釋褐時。曾效職冥中。若各館供事者。然其屋軒廠高大。中設長案。多人列坐。又若考棚童生之應試也。所司之冊甚大。皆毛頭紙裝訂。每頁界爲三段。上註其人之生前衣祿。中註其善惡。下註其歸結及年壽。其人若將有不善之念。必有人持小紙來報。即書于冊。閱日改悔。又來報。即勾銷之。事之紛煩。日不暇給。所在去一大官署不遠。不知何官何署也。一日見一人跪階下。上坐者判數語。即命斫其腿。獄卒即斫腿。仍乘以盤。獻於堂上。郭方驚諤間。又見其窗友某。亦跪于階。聞亦有斫腿之命。郭倉皇踰階而前。跪

于堂上。叩首泣免。上坐者曰。此冥刑耳。其人在陽世。不過一跌殘傷。不死也。郭堅爲請。上坐者曰。已奉旨。不可違也。郭叩首不已。上坐者乃曰。念汝一念之誠。當恕之。郭問方言奉旨不可違。何也。上坐者曰。至誠所感。可爲奉請。當蒙宥也。因命吏取冊示之。吏誤以三品冊進。其冊朱紅綾面。郭急偷閱。見其舊友之子。列名其中。注曰。十九歲入學。提督學院某。文題詩題某某。二十二歲中式若干名。正考副考房考某某。文題某某。考官只載姓無名耳。上坐者怒吏之愞與也。急取之。郭驚寤。其時此子方兩歲也。可知科名有定。文題及出于某試官之門亦由前定。妄想者當知自反矣。郭又言曾經一處。見有宮殿巍然。人稱爲文昌宮。庚午五月某日。聞宮中議論紛然。良久乃散。有同事自宮出。問之曰。更換本榜第三名耳。問其故。曰。查出是兒八歲時。以好弄觸怒其祖。將埋之。奔而逃。其父追及之。按于地。騎其背。俾其祖之捶之也。亟躍而起。致跌其父。郭自外大言曰。八歲無知。避打而推跌其父。亦出無心。無知無心。乃科其罪耶。其人曰。所議正爲此故。但停一科。否已斥去矣。郭在夢中。

每有見聞。寤輒挑燈記之。扃於匣內。意欲積久成書。刻以勸世也。後以多言爲冥官所逐。欲刻所記。啟視一無存者。封鎖依然不知其紙之從何失也。

科名前定

科名有定數。其倖得者。未必盡係乎爲緣。其終失者。儘可相安於義命。嘗聞姚伯昂先生善談因果。且喜爲人述場屋近聞。尤可警世。自言嘉慶戊辰奉　命典試陝甘時。程小鶴同年家叔爲副。小鶴尊人鶴樵先生國仁上年丁卯科。充陝西正考官。父子連科典試一省。亦佳話也。榜發有張樹德者。上科文已入彀。付刻矣。因二場不合例而黜。鶴樵先生愛其文。因已刻不忍去之。爲加評語以誌惋惜。及次年乃得第。蓋張不當黜。鶴樵先生門。必待小鶴而後舉。信乎科名之關定數也。榜發來謁。語畢爽然。　又云九江府李孝廉標。多鬚髯。未第時。夢中見一榜大書第十四名李標。欣然以爲得第矣。名下有小字。諦視。汪曰無鬚。雙然以爲別一人也。屢試不第。道光辛巳春。夢其先德示之曰。薙去爾鬚。當獲焉矣。久之復夢。李固干思也。而年逾五十。思欲薙之。恐爲人笑。

乃不雜及秋附舟入省舟中有售琉黃者展包檢視李適任側烟火落黃中熾然一燼李鬚無一莖存者儼然一無鬚之李標也榜發中式名次一如夢云　又云江西辛巳鄉試第一名吳廷珪浮梁人當嘉慶辛酉鄉試主司極賞其文拔第一及將發榜忽失其卷徧搜不獲乃易一人撤闈後主司檢行李于帳頂得一卷乃初中第一之卷也懊恨久之自是試輒不利越三十年仍獲解首冥中有臨場查對善惡之舉或有過失罰科耶

又云吾鄉吳進士廷煇以困于棘闈更名泰臨某年應試金陵甫出場遇吾家袖江先生先生素善謔問吳曰聞君更名請道何名吳告之遽然曰臨至于八月有凶君欲第其將九月入場乃利耳鄉試例以八月其言九月者謂吳將終不得第也吳殊惡其言又久之仍不第乃北來應順天試值嘉慶辛酉都中大水號舍苦于水乃奏改九月八日入場吳以是科獲雋一語之戲乃適爲讖豈亦默有所使耶　又云吾鄉葉孝廉佩珩道光辛巳獲第後忽一日夢有旌旗迎之者坐肩輿輿前張大燈書山西絳州府正堂字行至一處官署森嚴蓋絳

州府也遂升座旁有州同焉有州判焉州同不與言呈
案牘而白事者州判也葉自念家有老母無人侍養何
遽至此州判已知之白以勿慮當即歸有事暫往來耳
不守此也葉初視案牘茫然不解州判略爲具言輒了
了洞悉自此六日一莅去必肩輿返則退堂即醒依然
臥所也惟大汗雨下頓覺憊甚耳初時寤必與人言所
判某某事若何一日莅任則鐵鎖縶項坐輿中升座亦
不之釋自是懼而不敢告人壬午正月四日莅任簿書
中見有二冊白冊黑字黃冊硃字書諾後以問判答曰

此春榜題名錄耳悔未之視及二十六日復有一冊請
畫押冊之外簽書曰進士錄葉欲觀判遽以兩手掩其
冊曰本應請查核然恐天機預露故不敢請視葉時已
丁憂因問吾鄉有中者否判答曰小恆子中葉寤以語
人且訝鄉人訃偕無名恆者或謂方孝廉寶慶小名恆
當是方或謂恆以小稱蓋有所承而言余姪壻張子畏
寅夆字伊恆子畏乃恆之子當是張榜發張獲售其言
果驗葉前所見二冊其白紙者蓋會試榜黃紙者蓋殿
試榜也然則除夕迎天榜或信有之豈天榜定必須其

冊於各府耶。葉所見之進士錄。據判官云。此乃臨場發各地方查對善惡。爲期已迫。請先畫行。蓋臨場甄別耳。孰謂功名可倖致哉。

又云仕宦之通塞。實有子平所不能推者。休甯汪藎亭閣學滋畹。推子平者。皆言官不過同知。後汪困頓場屋。始就鹽場大使。乾隆戊申。赴部候選。自分風塵夢不作大羅天上客矣。候選者例。每月朔。到部投供。閣學平生喜鬬馬弔。一日歡會。繼之以夜。次日爲月朔。不忍舍之。同室人有投供者。倩之代。同室人到部忘之。是月出缺

汪以月朔未投供也。不得選。懊恨無及。不得已。入闈應試。是科獲售。聯捷成進士。官翰林。不二十年至內閣學士。使同室者一爲投供。則早已執手版聽鼓轅門矣。然平生不知幾經術家推算。竟無一許其爲木天人也。亦異矣哉。或曰凡鄉居無日晷。卽有之。或遇陰晦。則誕生之時。多由意度。蓋時辰不得眞也。理或然與。　又云每月　御門。吉禮也。故向無左遷者。每歲入春。初次例不進刑部本。謂其非吉事耳。丙戌二月十六日　御門。同年朱大京兆爲弼調補府丞。蓋宗人府丞三品。京兆亦

三品。

上以對品、故調之。然以宗丞較大京兆。則差二階矣。後有推子平者張雲徵至都。朱之子以八字屬推。張云本年官運頗不利。雖不見風波。亦當鐫二級。蓋其命定如此。然 御門降官。向所少有也。 又云、朱文正公之爲掌院學士也。

上忽問以衙門中有學問最優者否。文正誤以爲內閣衙門。乃以葉雲素舍人繼雯對。又適忘其名。輒以字對。葉時爲中書。充軍機章京。余同年葉芸潭紹本時爲編修。一日忽有督學福建之命。入謝。蒙 問官中書幾年。充章京幾年。典試幾次。同考幾次。時翰林中葉姓只一人。

上意朱所奏者。即其人矣。芸潭到閩。已過歲試。例得留任。在閩凡五年。雲素由部郎改御史。以言事降職。遂不得補官。一幸得一終不得。皆其命也。人謂君相造命之說未確。余曰此正足見君相之造命也。

生日做功德

無錫有許長生者。家稱小康。早年喪偶。未續。時年六十。

親友勸之曰凡過生日者必做一樁功德方不枉人生一世許問以所費幾何親友對以約計三百餘千文許允諾即於生日前數日將錢如數分寫錢票若干張先赴貧窮各親友家散送後即赴鄉間某佃戶家避生日並告以散錢做壽囑其本年不必完租佃戶歡欣感激時佃戶有女年甫十六麻而黑胖在旁咨嗟歎息謂此人將來必有好報其父以年老鰥居孤獨焉能再有好處其女力爭必有善報其父詰之曰汝欲嫁彼耶女曰惟父母之命其父即向許述及婚事許以年老力辭不肯其女情願相從許心竊異之允諾訂婚諏吉迎娶過門後許連舉五子有孫三人年八十時親友復爲做壽公送對聯云花甲初過無妻無妾杖朝八十有子有孫縣令爲之給扁旌獎後其妻先許而故許壽至九十有餘至今子孫繁衍門戶隆隆咸稱爲善人有後云

雷殛

輿夫張林武清人御大車爲業嘗由王家營載一舉子應禮部試一僕坐于車前將至臨城舉子病前行忽風雷暴至攝其僕擲于數十步外拔舉子一靴擲于車旁

張林亦昏撲于數武之外少頃呼臀痛甚劇舉子下視之見其褲碎裂左臀割去肉一條血淋漓不辨深淺其僕終不醒趨視則仰天而臥已刓心而死矣舉子爲之買棺復延醫治張林瘡愈而後行張林歸自是不敢出門有知其事者問之則解衣而示其股傷處長五寸餘深將及寸居然如溝洫焉姚伯昂先生曰此僕蓋罪大惡極故受此重罰張林之夷於左股殆亦有隱惡焉薄乎云爾雷公未必宰連無辜也

柳州牧

伯昂先生又云舊友楊天玉嘉慶丙子秋赴金陵錄科前一歲丁本生母憂是時降服已闋而學官未之申明格不能試附船而歸及燕子磯風浪大作舟覆同舟十四人皆沒於水江故有救生船因浪大俱袖手坐視潛山柳舍人際清寒士也時爲諸生赴金陵應試適見之泊舟懸賞以募救者獲起七人楊君與焉柳爲之解衣贈路資七人由是得生而柳之試資已罄竭蹶至金陵稱貸以畢試事是科獲售運捷成進士授中書柳之釋褐在救人之後實陰隲有以致之也　按柳後以中書

改就知縣。在廣西頗著衙聲。適家大人爲巡撫奏調宣化縣。並專摺奏薦以州牧擢用。實嶺西一好官也。

黑巨川

李鼎和云。臨清黑巨川。祖業甚富。有質庫。陳諸行。巨川性侈。而復色荒。時招青樓至家。命其婦巡酒。婦不勝忿。歸母家。與之絕。未幾。黑之田產俱屬他人。未幾。行店亦屬他人。獨餘住室。其家人勸之曰。家已如此。所恃者只此室可直數百千錢耳。再勿浪費。或尚可終餘年。巨川曰。謹受教。但性嗜食。未能自禁。衆曰。徒食。尚可給也。

自是巨川每日必至王老餃子店食餃子。其食但取其飽。少許。餘則棄之。王老每拾其餘。暴于日中。令乾。以米囤聚而藏之。無何囤滿。再易一囤。無何巨川之屋盡入于腹矣。遂爲丐。每乞食至王老門。王老即以所暴之餃子食之。無何而乾餃亦盡。巨川遂餓死。夫巨川以一小人。暴殄至此。死其自取。而其敗家。毋亦其祖致富。不以其道歟。獨王老拾某所餘。儲爲他日之食。其用心殊可嘉矣。

頭脫

姚伯昂先生云。某太宗貴州人。鬚多連鬢。人稱之爲某鬍子。綽號雙料曹操。兩任廣州太守。其初任財已不豐。再任人傳其有納賄。故入人斬決一案。其人處決之日。署中即見其人。羣放爆竹以嚇之。某亦每告歸。其歸也赫然一大富翁。還鄉矣。至家鬼亦至。某日呼其名。而丐其恕罪也。鬼不去。擾之甚。常命家人具酒肴以饗之。鬼或醉乃不擾。少頃如故。某固多鬚。一日得怪疾。鬚之孔生瘡。一鬚一瘡。百計不效。于是糜爛及頸。及喉。而頭脫家中以金五十。倩皮匠縫其首。皮爛不受針線。乃以猪皮聯之。及入棺。頭復脫。無可如何。但納諸棺而已。出殯日。旌旂耀日。道必歷大浪坡、二浪坡、三浪坡。出巷而後至大街。三浪坡有磴道。道固寬而平也。殯至此。繃忽斷。棺隨地若轆轤疾轉。直及巷口。棺止蓋開。其首復出巷口至大街。尚有一箭之遥。其首忽又若球圓轉。至大街乃止。觀者如堵。豈冥冥亦有梟示刑耶。此乾隆末年事。黃兌楣安泰親見。爲予言之。猶凜凜畏人也。

魔聳孽種

上天竺有老僧某。嘗入冥。見鬼卒驅數千人。在一公廨

外。皆被衣反縛。有官南面坐。吏執簿唱名。一一選擇精粗。揣量肥瘠。若屠肆之鬻牛豕。意怪之。竊問一吏。答曰。諸天魔衆。皆以人爲糧。爰是人間常多瘟疫水災。及甫產卽殤者。如來運大神力。攝伏魔王。皈依五戒。而部族繁夥。叛服不常。皆言自無始以來。魔衆食人。如人食穀。佛能斷人食穀。我卽不復食人。卽此嗟嗟魔王亦不能制。佛以孽海洪波。沈淪不返。無間地獄。已無隙處。乃牒十閻羅王。移此獄囚。充彼嗟嗟。彼腹得果。可免荼毒生靈。十王共議。以民命所關。無如守令。造福最易。造孽亦深。惟是種種寃德。多非自作。業鏡有臺。罪歸元惡。其最爲民害者。曰吏曰役曰官親曰僕隸。是四種人。無官之責。有官之權。官或自顧考成。彼則惟圖牟利。依草附木。狐假虎威。足使人鼓髓瀝膏。吞聲泣血。四大部洲內。惟此四種惡業至多。用以供其湯鼎。亦藉清我泥犂。以自哲者。柔脆者。膏腴者。充魔王食。以粗材充衆魔食。故爲差別發遣。其間業稍輕者。一經鑊割烹炮。卽化爲烏有。業重者。啖餘殘骨。吹以孽風。復還本相。再供刀俎。自三五度至百十度不一。業最重者。乃至一日化形數度。刲

剔燔炙無有已時。僧問其官無罪乎。吏曰故縱者同罪。陷於不知者。則轉生受報。癡獃盲啞。僧額手曰。誠不如削髮出塵。可免此苦。吏曰不然。其權可以害人。其力卽可以濟人。靈山會上。原有宰官。卽此四種人。亦未嘗無逍遙蓮界者也。語訖。忽寤。僧有姪在一縣令署。急馳書促歸。勸使改業。朱蕉圃曰。此事宏恩寺僧明心。嘗先告曉嵐大宗伯。已紀入瀠陽銷夏錄。猶謂是警世苦心。聊作寓言。今春登上天竺。與僧良發談前事。將訊其有無。余從一轎夫名啞張三者。在階下竊聽。忽咿咿啞啞。自指其鼻。復拱手搖擺。作態萬狀。衆爲之歡笑。良發合掌曰。果報現前。不必究其寓言與否也。

貞女奇遇

林爽文滋擾臺陽時。有鳳山陳氏女。爲賊所掠。逼之不從。鬻於鎭卒。復堅自守。有軍官義之。時方醵金贖難民。知陳女之貞。羣欲得之。忽其友某贖一童子至。詢之。卽陳之議配夫也。翼日贖一嫗至。則陳之姑也。俄有兩老者覓妻。眼眥至門。卽陳之父及童子之父也。兩家骨肉。一時團聚。遂爲之合巹。辦

紫花語之

魂守金

楚人戴香樹三錫從父游幕浙江。父死貧不能歸。遂繼父業。其實申韓學未明也。幸歸方伯景照與其父有舊。因薦於麗水令。方虞蛟負。賴居停徇上游面不辭。一日有巨案。經營三日夜。罔措科罪讞語。晨起將託故歸。收拾文稿。忽見塗抹淋漓。凡未能辦詳各案。悉已就緒。遽發出。主人折服其才。置酒酬酢。是夜扶醉寢。迨三更酒醒口渴。搴帳驟起。方欲挑燈。突見一老。龐眉皓齒。坐於研北。搦管手批文牘。諦視之。署中並無此老。驚問之。老入避舍曰。君遠坐勿訝。僕亦楚人。死於此。三十餘年矣。因積資千金埋牀下。人無知者。故屍歸而魂未歸也。今以足下桑梓誼。知誠實忠信。將去館。故仿足下筆跡。分效微勞。幸他日歸楚。攜銀交吾子某某。後此文牘。足下但置案早眠可也。香樹汗慄拜謝。復安寢。嗃帳視燈如燐。及老人不見。始明。次日私發牀下金。果如數。自此每夜見之。越三載。香樹計館穀。小有所積。遂並牀下金歸楚。如約送還。

妻宗薄倖

劉研渠廣文（粤棣）言其鄉宋某娶妻何氏通文墨賢淑成性第貌不揚失伉儷歡宋又輕佻常在狹邪遊隕越先緒棄妻毋家出門不通音信妻弟舌耕餬口事母不遑乃賴針黹苟活逮及二十年適有戚自滇中來見宋已得官爲曲靖經歷另娶妾生子車馬衣服麗都詫其妻之困阨臨行勸其寄書接眷弗聽甚不平之爰告其內弟弟告姊姊泣曰遠官數千里不接眷而娶妾猶未失倫常今棄置如遺薄倖無良尚可言哉抑鬱數日竟自縊死值其戚復往滇向氏弟辭行見氏柩大忿曰我疎遠之親不能法其棄妻再娶君又萱堂年老不可遠行奈何咨嗟而別戚啟行後恒聞唧唧鬼泣甚悲心疑何氏祝曰若是何嫌子當送一見薄倖即可也于是枉道晤宋寒暄未畢忽自批其頰曰誠薄倖誠薄倖言小于地戚遽退次日往偵夜間宋已死噫昔人言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宋氏故事也何竟忘之乎

滕縣吏

喻謫人星者南昌人有從兄某官滕縣尹時一吏爲城隍案吏往往赴陰辦公即僵臥如死自一二日至三五日方甦謂之過陰既甦則飲食起居如常赴署供役亦無異其冥事箝口不敢一語緣以過陰誤卯怒其荒怠責令以後過陰查檢本官所作爲言如不符即罰以炙人治之越日聞吏又過陰滕尹乃獨居內室閉戶卻絕家人省躬思過夫人邀請饔飧俱不應迨更餘夫人慮其餓損煮雞子兩枚從檻眼中親餉不忍拒乃食之次日吏來見詢所查檢答曰昨一日無善惡事錄報來冥但絕糧終日代公乞賜祿食神止准給雞子兩枚未敢多求慮公得毋太餓乎此閨中事外人無有知者以其符合置不究踰年吏忽自備棺衾告訃軍某曰當殮即作過陰狀至期冀其復蘇不敢遽殮逾七八日覺屍變遂殮之是亦走無常也隱人每自謂深居閉戶而不知冥中如覿晤然一飲一食皆操於神而神目如電如此敢不愼獨知於衾影哉

諱不知

聖人而授賢者之訓亦不過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

知今人多有强不知以爲知者並有諱不知以爲知者强之害重諱之害輕其爲害則一也嘗聞有一南客不食雞卵初至北地早尖下輿入店呼店伙甚急其狀似甚飢開口便問有好菜乎答曰有木樨肉北方店中以雞子炒肉名木樨肉蓋取其有碎黃色也客曰好好速取來及獻于几則所不食者也慮爲人所笑遂不敢言又問別有佳者乎答曰攤黃菜何如即南方攤雞子也客曰早言有此豈不大佳及獻于几則仍所不食者矧舉箸復輟稱言尚飽不欲食其僕人言前程甚遠恐路中飢客曰如此但食點心可耳因

問有好點心乎答以窩菓子南方所謂荷包蛋客曰多持幾枚來及獻于几則仍所不食者也且慙且怒忿飢而行遂至委頓夫天下事不知者多矣不知何害此客必欲諱不知以爲知甘作負腹將軍腹亦何幸哉

薛二

蔣伯生大尹因培云山東試用薛大尹定雲無錫人一日坐公館中方食湯麵忽有一卒至前問曰爾姓薛乎曰然行二乎曰然卒曰我老爺令我喚你薛曰爾老爺爲誰答曰見便相識薛欲俟食畢往卒曰歸食未晚也

薛遂不覺隨之去。至一座落。見一官衣冠與州縣等。卒然問曰。你爲薛二耶。薛應之。心方怒其官相等。何乃遽如此相呼。上坐者呵曰。見我何以不跪。輒令牽下。掌責二十。薛又念能責我者。官當勝我。然不自知所觸犯何事。乃大稱曰。大老爺乞查明卑職以何事犯責。上座者亦大言曰。爾何人敢稱卑職耶。薛乃迺現爲試用知縣。上坐者推案起遽前謝過。因問何人相請至此。前卒跪以對。乃大杖其卒三十。令送薛歸。出門回顧。則里中土城隍祠也。比到公館。其麵尚未冷。面雨頤遽歷。乞假十日乃愈。是日薛之鄰居僚友。有長隨薛一暴卒。蓋緣誤勾。踰日而土城隍祠忽燬於火。薛未半歲亦卒。蓋其精氣已委頓。俗所謂火燄不高。故鬼卒得以近前。而上坐者不暴其罪。遽行施刑。致無辜之人。誤被掌責。聰明正直之謂何。官其旋受冥罰矣。